

清明大似年,这是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既是说明故乡清明祭祀的重要,也说明了故乡清明前后的美景不容错过。

清明大似年

清明时节的“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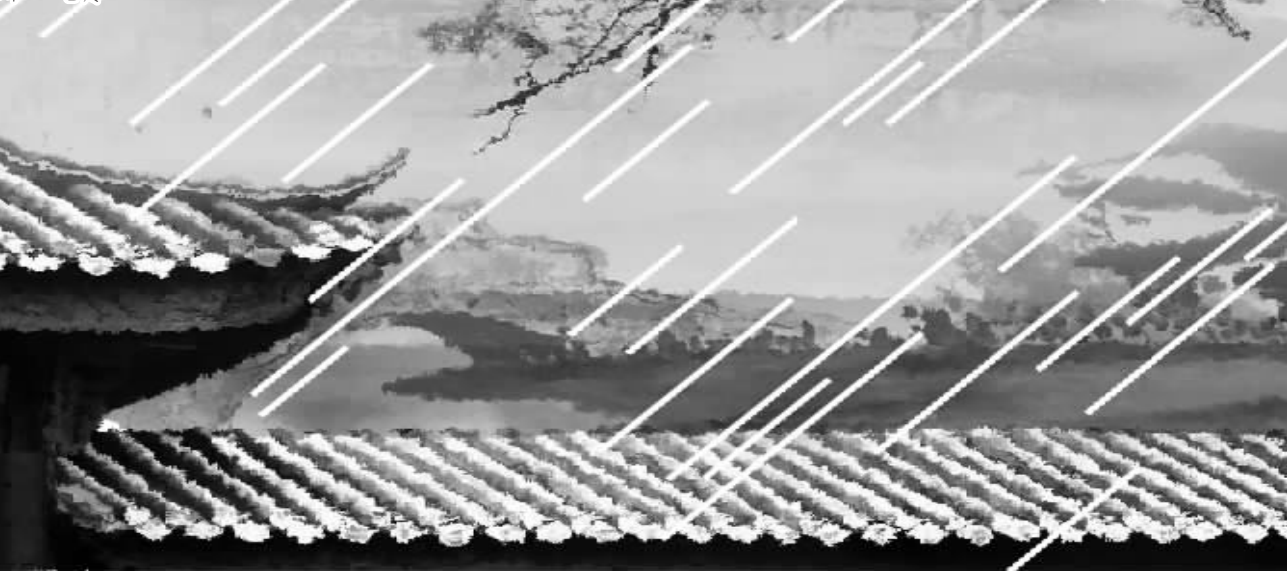
邓荣河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时节的“魂”,到底是怎样的一种“魂”?清明时节的“魂”,是一种情绪,一种湿漉漉的情绪。一朵飘自远古的云,携着淅淅的雨,以及那些永远也干燥不起来的情绪,开始漫山遍野,开始铺天盖地。于是,注定很多欢乐无处可逃,总在飘零着杏花的村口,悄悄地脱掉张杨着的靓丽。

清明时节的“魂”,是一段丝线。一头,连着牵肠挂肚的回忆;一头,连着越剪越乱的思念。丝,是那种藕断丝连的丝;线,是那种坚韧无比的线。逝去的先人们,总在三月末四月初开始忙碌,用丝和线织地纺天。情也缠绵,意也绵绵。缠绵的情意,分明是横亘在过去与现在的琴弦,令太多性情中人,流着泪儿品弹……

清明时节的“魂”,是一种情感,一种必须偿还的情感。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明白,先人赋予给我们的所有情感,其实是些利滚利的高利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法偿还。事实上,不管你心甘,还是情愿,每年的清明时节,总有些债要还。当然,在还债的日子里,别再去唐朝散步,千万别背诵杜牧,当心那一场一千多年前的杏花雨,淋湿了纸钱。

清明时节的“魂”,其实也是一种“寻”,一种虔诚无比的搜寻。伴随着阳气的一天天攀升,数不清的思念已经化蛹成蝶。为搜索一种美丽,庞大的蝶阵搜遍荒坡野岭。这种美丽每年四月都会大规模流行,名字就叫——心疼……



捧碗看花

王太生

捧碗可以做好多事情。比如,捧碗翻书、捧碗想事,乡间还有捧碗串门、捧碗聊天,我这里说的是捧碗看花。

本来,春天到了,我想扛花提酒,请朋友张老去郊外野炊。张老大呵呵一笑,“乡下人进城赏樱花,城里人下乡看菜花,走起!”张老大觉得,在春天最满足的事情,就是在傍晚煮一锅玉米粥,他盛一碗粥,坐在门槛上捧碗看花。春天的乡野很安静,也很喧闹,捧一只碗,欲吃未吃,眼睛却被面前的景物勾引了,暂且停下来,愣一会儿神,怔怔地看花。

张老大是个摄影发烧友,这几年像只候鸟,缓下手中的俗事,喜欢捧着菜花跑,每年开春,他从南道到北。先是跑江西,接着到徽州,回来后,又赶到水乡。他拍梯田上的油菜花,也拍水边的油菜花。有天,张老大凌晨三点去了乡下,像只猴子噌噌爬到一棵10多米高的大树上。早晨的天气有薄雾,就在他灰心失望,准备离开时,太阳出来了,此时千万缕金光彻照水面上的油菜垛田,一块块宛若金色

何宇澈

夜晚格外凉爽,我打开窗户,好让清新的风灌进我的胸膛,理清我的杂念。窗外杨树的沙沙声在夜里听得清晰,我看向黑夜却发现雨滴从屋檐坠下,噢,这沙沙声原来是雨声,在北方,早已习惯了如杨树叶舞动似的雨声。

雾渐渐起来了,空气变得湿润,风中带着甜蜜,雨中溢出清香。我有些恍惚了,猛地回到了多少年前的西子湖畔,一个小孩睁着清澈的双眸看着清澈的湖面。没错,烟雨江南,我的家乡。我的手在空中划来划去,沿着一路翠柳

编者按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一个小男孩,从小就喜欢在一棵大树旁边玩儿。这是一棵大苹果树,还有很多甜美的果子。后来小男孩长大了,有一段时间不来了。大树很想他。过了很久,他再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少年了。大树问孩子:“你怎么不跟我玩儿了?”这孩子有点不耐烦,他说:“我已经长大了,不想跟你玩儿,我要念书,还得要学费呢。”大树说:“这样吧,你可以把我所有的果子都摘去卖了,你就有学上了。”小男孩把果子都摘了,欢欢喜喜走了。就这样,小男孩每隔几年就来一次,每次来的时候都有自己的麻烦,他说要盖房子,大树把树枝给了他;他说要去远航,大树把树干砍下来让他坐了一条船;他说累了,只剩下一个老树根的大树成为他唯一落脚的地方。即使这样,老树根依然很高兴,因为他爱这个孩子。
在这个世上,或许只有亲人能给我们这么无私、永恒的爱。这份爱,是我们一生的财富。“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今天,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我们思念已故的亲人;每一天,在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里,我们更应该珍惜身边的亲人。

清明的雨

何 苗

(一)

雨,淅淅沥沥
洗刷着灰蒙蒙的天空
树林里的黑鸦沙哑地叫
打破一时的沉默

雨滑落坟头疯长的草
打湿的话题总是有些沉重
点香烛烧纸钱放鞭炮倒满酒
伫立的身影是最好的墓碑
刻着一个个酸楚的故事

(二)

雨,淅淅沥沥
轻轻地拍打着天堂的门窗
其实想你
想你,想你
常在夜深人静之时

(一)

清明的雨,时断时续
仿佛有人弹奏一把竖琴
唤醒葱竹林里的鸟鸣
“儿紧困,儿紧困……”
揉揉惺忪的睡眠
天地君亲师前香火摇曳

清明的雨,如泣如诉
打湿一首诗的韵脚
飘飞的坟纸扬起一阵风
燃烧的黄纸温暖墓前的冷

但风是清新的
把太多吹成一幅山水秀的画
思念在画里长成一棵大树
清晰的叶脉像长满绿草的路
一种姓氏来来往往



故乡的清明

周五娟

春天来了,风暖了起来了,街头人们不再裹着厚厚的围巾,都露出了脸儿,笑着,仿佛刚从一场紧张的越冬之战中大胜归来。风雪的日子刚刚离开,路边绿化带里花儿草儿鸟儿都随着人们一起欢跃起来。每到这个时候,我的心就飞跃崇山峻岭,飞过河流湖泊,飞回到故乡那片土地。那是养育我祖辈的小镇,在长江岸边,在溪流之上,在我的血脉中。

故乡的春天有时从春节就开始了。节气早的年份,正月里,山上的杜鹃可以含苞欲放,松树枝上老绿的叶子中藏着新绿的嫩芽。等过了雨水节气,中午的气温日渐走高,雨水日盛。有时候,那场雨是随着暮色悄然降临,有时候是在晨风中飘洒。雨是上天给大地的恩赐,在春天里尤其珍贵,被春雨滋润的土地会格外肥美。农田里有了水可以翻耕,郊野有了水可以铺上新绿的毯子,街市有了水会变得清爽,大山有了水就收起硬朗的线条变得温润起来,溪水河水有了水更是欢快无比,一路唱着歌儿流向湖泊和大江。

故乡的春天,清明节气最宜人。惊蛰过了,雨水流过的土地有了生的气息。走在小镇的市场上,卖小鸡小鸭的将一个个嫩黄的小可爱放在纸箱里,叽叽喳喳的声音吸引着能干的媳妇和好奇的孩子。野菜成了小镇人们餐桌上的佳肴,吃着春天的新鲜和狂野,肠胃也会舒坦。房前屋后的各种虫子开始蠢蠢欲动,田野里河沟里,不经意间就有不知名的虫子爬过。

清明大似年,这是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既是说明故乡清明祭祀的重要,也说明了故乡清明前后的美景不容错过。在北方参加工作后,每年清明节之前,我身体里的某种因子就开始和春天一起生活。只要能请到假,我绝不会错过故乡的清明。

在故乡,踏青是一项全民性活动。上世纪90年代,旅游还未走入百姓家,可乡人却在春天必行此礼仪。爬山赏景扫墓,我们叫“做清明”。学生们只要和老师说一声,明天“做清明”,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给自己放半天假去游山玩水,老师绝不会再多问。当然,每年春天学生只能请一次假,也有淘气的,隔几天还要请假,老师不解,学生回答,家里老爹爹(故乡将曾祖父叫老爹爹)多,做清明的地方多,还得一天。这时候,老师通常也不追究,只说一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大好春光不可辜负,调皮的孩子哪里能坐得住呢?至于扫墓,那是远离故乡的游子最难舍的,在万物萌动的季节,怀念祖辈创业生活的不易,拂去荒芜植下香草,然后在墓边说起自己在远方的

窝棚里,和人家喝粥聊天。

想到在油菜花地窝棚里露天而眠,植物、新泥,水汽流动,花香氤氲,与他同宿在花丛间的一只野鸟被惊醒,“呼”地飒飒抖落翅膀上的花粉,嘴上叼一串菜籽儿,飞落到另一块油菜地。有时候,一个中年男人的愿望,是这样幼稚和简单。

一个人,如果心里有色彩,斑斓饱和的油菜花地,不能空缺。我一直觉得,油菜花是一个村姑,她含眸弄羞地站在田埂,等着张老大,内心又有花开泼泼的狂野。

有一年,我和张老大爬上户人家的屋顶,拍河对岸“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的美景,张老大“咔嚓”一声,拍下一条船,回去拿到电脑上放大一看,船上有个美女,裹着绿头巾,冲张老大微笑。乡野深处有佳人,黄花依旧笑春风,弄得张老大至今想起来,怅然若失。

朴素的油菜花没有梵高的向日葵那样包含隐喻,这些不起眼的乡野小花却抱团翻滚,开得恣肆,夸张形体和激情四射的色彩,让张老大头晕目眩。他眼神中流露出恋恋不舍,捂着嘴,对我耳语,油菜杆长到一人多高,是那样挺直壮硕,结着菜籽儿,就看不到油菜花了。

在城里能不能看到那片流光溢彩的飒飒花影?张老大模仿一位诗人的句子,“这城不大,捧一碗粥,居高临下,满眼都是金黄的油菜花。”

捧碗看花,不止看油菜花,还看豌豆花、蚕豆花、芝麻花……
捧碗看花,这个姿势,本身就很好看。



真正的闲眠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能够自由地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赵春青 画

住在钱塘江畔,晚上总到江边走一走,听任晚风的吹拂。如今,再一次踏上那条栈道,一切已经修葺一新,变为了一座城市阳台。只有狠狠地吸满一口湿润的空气,才发现鼻子依然是酸酸的,味道一点没变,混着童年的气息,好像是闷热夏天里的微微汗味。

夜已经深了,雨也慢慢停了,杨树的聲音变小了。在北方的夜里,真高兴又领略了一番江南的美丽,久违了。

也许明早起来,我会忘了今夜的翩翩思绪,但家乡的点滴早已融入我的生命,她成了我生活里不可或缺的财富,我热爱她,怀念她,也因她而骄傲着。

穆家善中国焦墨山水画高研班师生展举办

本报讯 3月30日,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穆家善中国焦墨山水画高研班师生画展,在北京国艺美术馆开幕。展览共展出穆家善教授焦墨山水画精品27件,以及高研班画家的焦墨画作品近80件。

穆家善是2012年作为国家艺术人才引进的长江学者候选人,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研究员,其独创的焦墨“千毫皴”画法,填补了

欧阳

现在一边提倡节约,连未成年人都加入进来添乱,一边又鼓噪消费,说是刺激经济,排队那边都有点不好选择。

本来不该把这两个选项对立起来,大约是被一维训练定型的缘故,一根儿筋本色难改,这才有了如此这般的乱弹。其实大可不必胡思乱想,二者相权真没有哪样容易做好。刺激发展已经整的各种权威头晕脑胀,咱就不多嘴了。关于节约,就算有心气儿,真要付诸实践同样是非常困难的事儿,要不大家怎么老把它挂在嘴边儿上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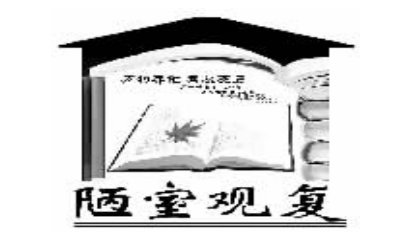
“从我做起”是比较动人的教育谋划,咱也是听进去了,所以就列举亲身体会吧。年纪大了,血糖也开始不理睬首脑的决定,这样一来,下定决心节约自然就免不了,张罗吃饭这些不可能再有影儿的活动先删除,自己吃饭有时候盐都舍不得放,还找词安慰自己——为的是品尝原味。可一两年来始终见不着成效,原因很简单,节约非意志坚定者所能为,尤其是那些经年只允许肠胃半饱的模范。

记得以前学习葛明台的时候,先生说葛老每餐吃得最多的时候也就半饱,属于那种看见桌子缝里有一粒芝麻,也要怒拍桌子将其弹出,然后假借以食指写字,并唾沫运芝麻入口的高人。我总觉得这个故事更像东土情节,好像《搜神记》里就有,具体已经记不清了。

古怪之处是,如此节约,让人敬仰的人怎么会成嘲弄的对象,特别是在那个缺油少肉、腹中空空,胖子罕见的年代。虽然有抠门儿的说法,不过要分清节约和吝啬这两个习惯恐怕非草民所能够,更糊涂的是,到底什么样的做法才是节约,很多时候真说不清楚。

前些日子相邻小青年就餐,有理想的年轻人就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还对大约是来自于乡村的店小二宣讲了一番节俭的道理。因为竹筷、木筷都是可再生资源,从未在意过一次性价义的我看手中的物件儿,正准备惭愧,却又偷听到旁边的悦耳语音,俩人正探讨是及时还是延时购买库克的7型手机。基于每个型号都更换的经验,另一位建议还是延时购买。

别跟我说节约的事儿



别的不敢说啦,从初始型号换到6S型,少一两次更换,费用购车是不好说了,但添置像样的家私估计还是可以。至于一次性筷子,用一辈子绝对不成问题。再者,手机那玩意儿消耗的,还真不能够归到再生资源的范畴。这是什么节俭概念还是不好理解。

当然了,这些是个人的好尚,不便于苛责,何况节约这个东西本身所指可能只是这样的意思:在该节约的地方必须坚定立场。有那么点意思总比什么都没有好不是?

不过说到底这些都是小事,大事节约才更有成效,比如人多势众的活动,或者是宏伟庞大的计划什么的。困惑是,即便是这些大事件,是否切实着力于“降本增效”之类的简朴也不是轻易就能懂的。就说最直观的城市规划建设吧。乡野众生奔赴巨型城市的欲望不用说了,作为设计、决策者,热衷超大型城市的规划显然就有悖节约的说法。

不错,现代生产和流通的系统化、规模化必然扩大城市的边界,所谓提升经济效益云云。然而,在城市跨越一定规模以后,这种经济的做法必然不经济,所谓宜居的说法也沦为闹剧。雾霾之类,相信会有根治的一天,但是城市的房价会吗?也许会——尽管包含太多的理想成分。

这些长远的臆想先不去理会。在现实中,比如地域广阔的北京,云上的房价迫使一干产业和个人不得不在有限的收入中付出昂贵的代价。本来可以就近上班的,也因为房价,却不得不在上班路上花费数小时的时间,统计说,仅公共交通系统每日运载人数就远超1000万人次。比起浪费在路上的时间成本,拥堵算不了什么,而各种各样的费用,日常的生活、宝贵的心情,甚至管理、运营的成本,等等,明摆着是奔着浪费去的,拿节约说事儿?诸位还在追逐城市膨胀的老板不是在说笑话吧……

诚然,人们趋之若鹜的缘由是资源的富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德国没有出现资源如此配置的状况?

本人非各种各样智库的专家,也完全不认识城市的规划、管理贤士,想来其中的问题必然又是复杂的问题,权威们简明扼要的清晰思路说出来也搞不明白。

所以呢,别跟俺说节约的事儿,就那么点儿薪资,该怎么做,俺自己知道。

(流云)